



山水(国画) 唔明

散文

感悟秋天

于佳琪

走向秋天的深处,心绪像落叶一样飘零。独步在夕阳里,任秋风吹过心迹。

守候心灵这方净土,有一种深深的情感与林间沙沙作响的树叶轻歌曼舞。我不是圣者,自然不懂这万籁之音最深刻的表白。是高兴,是悲苦,也许是眷恋吧!我想,最好你去问老树,叶儿们满怀深情地别离秋天的枝头,或纷飞曼舞,扎进老树的臂弯里,或纷纷扬扬,停在老树的脚下,我们新一轮战栗,我肃然起敬,这就是秋天里最凄婉的歌唱。一片叶子演绎着落叶归根的千古学。

叶落知秋啊!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,一种依依惜别的心情。总是萦绕在心头。我站在秋天,我深深地凝望,我潸然泪下,叶子都有想家的时候。

叶子再一次划过我的心头。透过秋天的目光,我看见故乡的树,依然屹立在金秋。高大的树冠,像一把擎天的巨伞庇护我们,支撑着我们的心灵。

无论走出多久,故乡的树都依然站在心头,无论走出多远,也忘不了乡情悠悠。树越是苍老,叶落得越多,层层叠叠的叶子重叠着,像一床金色的地毯,在秋天到来之前,叶儿们竟也知道去守护根——守护他们的家园。

我站在秋的尽头,这些飘舞的树叶,不是故乡洒落的泪吗?秋风里,我信手拾起一节因干枯而摔折的枝条,用手轻轻抚摩着那龟裂的黑黑的表皮,期待着,总有那么一天,我也如同树叶一般在天空中划过一段优美而无悔的轨迹后,悄然地落于大树的脚下。

我的眼里,满是泪水,叶落归根!那是依恋,那是感恩泥土、感恩大地的一种情怀。而我,又能做什么?静静的深秋,默默的我。也许,此时此刻,唯有真诚的祈祷,才能求得心灵的慰藉。

秋去春来,生生不息,树叶每年都能重生,老树却在隆冬残岁中悄悄地枯竭。生命已尽,我不愿再去思索林间沙沙落叶倾诉的寓言。我期待着,期待着,总有那么一天,我也如同树叶一般在天空中划过一段优美而无悔的轨迹后,悄然地落于大树的脚下。

眼睛

石门的水

吴文玺

石门不是门,是一处地方。但凡地名里带着“门”的,总会有些险象,或为要冲,或为关隘,或为津崖,或为边塞。石门的前面是豫北平原,后面是巍巍太行,再往里走,翻过那些峦嶂,就是山西了。把这里叫做石门,原也有些因由。

真正让石门扬名的却是水,是一座同样也叫石门的库。

1976年4月,《人民画报》刊登了一幅石门水库的照片。照片拍摄的是将要竣工的水库大坝,坝高90米,长291米,储水量3000多万立方米。当时的石门人民公社为了解决全社的干旱缺水问题,凝全民之心,举全社之力,历时一年半建成了这座水库。《人民画报》把它作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面向全国。石门水库截流的一条也叫石门的河。河是惯见了的那种河,消消流流,汇汇静静,逶迤蛇行在大行的峡谷里。因为这座坝,河水聚而成湖,太行的峡谷里此后就漾起了且清且蓝的波光。

太行山到处是兀立的绝壁,峭峻的巨石,鲜有那种馒头状的穹隆和过度,仿佛一群凸露着筋骨骨刚烈硬汉,文人们历来少有吟咏,诗也无人不得,画也画不得。在重重叠叠的山岭里,忽然有了一泓秋水,犹如茫茫大海里忽然现出一方绿岛,不仅仅只是一个看点,一张风景,进而也就成为一种寄托,一种希望。因为这面湖,石门倏忽间就有了灵气,有了生意。蓝蓝的高天,红红的绝壁,迷彩一样的秋色,连同几只掠过湖面的水鸟一起映画在绿绿的湖水里,仿佛在太行的深谷里浸泡了一幅飘逸着神韵的水彩。

重阳那天,我再度来到石门。月上梢头的时候,我决定就住在大坝尽头的一座山庄里。在山庄的最高处挑了一间临山面湖的斗室,急忙放下行李,拉开窗扇,半盘月亮挂挂在山腰,丝丝秋凉伴着潮湿的水汽迎面袭来,心头顿生几分清爽。赶紧熄了灯,关了手机,关了电视,凭着窗栏,静静地看,静静地想。湖面上笼罩着薄雾的暮色,半轮明月,半只湖水,山遮一半,雾盖一半,藏一半,留一半,莽莽苍苍的山和玄玄渺渺的水已是无尽的娇羞和无尽的柔媚。回头看见泻在床头上的一片银光,耳畔忽然响起了“明月皎皎照我床,河汉西流夜未央”的句子,到底是谁写的呢?想痛了脑袋也还是没有想起来。

躺在床上,心绪还在湖上。当山民们跌定了心思要改造自身处境的时候,就会迸发无穷的智慧和力量。

智者说,天赐万物,一切皆有意义。只需安排妥当。

随笔

爱不怕吃亏

柳再义

爱是心甘情愿的付出,是不怕吃亏的。因为这个付出是愉快的。

怕吃亏的是生意。生意是讲成本,又有风险的。今天赚了,明天又赔了。

不过爱有时也会患得患失。酸溜溜的,生怕抓不牢,跑了。爱吃醋,因为爱是排他的。

但是作为被爱的人,也要心存感激。即使你不爱,也不要那么冰冷,用不爱去打击爱。

这样盲目的爱,傻乎乎的爱,死心塌地的爱,是多么纯粹呀,真的是要好好珍惜了。

想的是他,念的是他,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。这样的爱遇见榆木疙瘩是着急,碰到铁石心肠是遗憾,遇见虚伪骗子是悲剧,所以说负心的人最是可恶了。

人们常说,陷进爱的漩涡不能自拔,好痛苦啊,饮下了爱的毒药,无可救药。天昏地暗,天崩地

裂,撕心裂肺了。过了一段时间,好好的,才发现并没那么严重。

我当初怎么会那么傻呀,这是过来人的一声叹息。

再过一段时间,爱也没了,恨也没了,那一段往事,就像是别人的经历。

爱就好好爱,轰轰烈烈,缠绵悱恻,魂牵梦萦,刻骨铭心,爱到失眠,爱到上火,爱到嘴角起泡泡,这都可以。

不管怎样,曾经爱过。如果一个人对爱保留,要么这不是爱,要么是爱得还不够深。保留也好,保守也罢,最后还不是都要带走。

爱,美好,也会受伤。你的泪光,柔弱中带伤。楚楚的模样,欲叫人断肠。

爱是呼吸,两个人牵手。你是风儿我是沙。大海边,小村口,山脚下,草原上。到处都是快乐

的音符。

单方面的爱,想又不敢表达的爱,苦苦等待。猜他的心思,想自己未来。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愁字,不忍放弃,又折磨得死去活来。

杏花烟雨江南,佳人顾影自怜。年华觉醒,恋情开明,那灼热的玫瑰之梦啊,盛开在夜深人静的寂寞里。

爱是有生命的。开始时,好一阵慌乱,都没准备好呢,爱说来就来了。结束以后,爱已经走远,还很不适应,缺了一块差点让人站不稳掉下来。

看别人的爱,只有羡慕。想到自己的爱,会很幸福。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人不期待爱。她的白马王子和他的白雪公主,不知什么时间到来。

植物最灿烂的是花开,人生最精彩的是恋爱。



雄奇(国画)

周月斌

《“反面教员”梁漱溟》

郭佳音

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之一,新儒家的开创者,也是颇有影响的学者。

1953年9月,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期间,当众与毛泽东就农民问题发生激烈争辩。此后,毛泽东认为他可以继续当政协委员,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,梁漱溟“反面教员”的称号不胫而走。“文革”之后,梁漱溟向汪东林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。在本书中,汪东林对这一段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作了记录,同时记述了梁漱溟的人生经历,他与毛泽东关系的历史,他在新中国建立后的重要

政治经历,以及他的晚年生活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,梁漱溟生平所作所为都与“反面教员”的声声称相:坚持独特的思想和学识,讲真话,表里如一,不随大流。但发生在梁漱溟身上的种种与众不同的经历和遭遇,都有其深刻而复杂的思想和社会背景,不可简单言之。许多问题需要研究,许多认识需要更久远的时间和实践的验证。

本书作者汪东林长期在梁漱溟先生身边工作,与之交往密切。他的讲述或许可以为您提供一些了解梁漱溟、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线索。

小说

停车场

春秋

李老汉家住李家湾,祖上给他留了一个四分半的院儿,可惜只有四间茅草房孤零零地在那儿兀立着。

由于老伴儿走得早,自己含辛茹苦把儿子李三养成人,又东挪西借地供儿子上大学。这孩子还算争气,不管严寒酷暑,都钻进小黑屋里读书,最终成为村里的第一个“状元郎”。

李三毕业后留在了京城工作,可李老汉还未来探望过一次。每当村里的老人念叨此事,大家都说老汉应该去京城看看,可老汉却说:“城里人多,车多,到那里怕不适应哩!”

李老汉决定去看看儿子,就进城了。

李老汉一下火车,李三噌地一下扑了过去,拉着爹的手,嘘寒问暖。一看爹拿的东西,李三开始埋怨了:“爹,看你大包小包的,像搬家,更像逃荒。只要您老能来就行了,带那么多东西倒是累赘!这儿啥都不缺。”

出车站的时候,拉零活的小工都围上来:“您去哪里?我给您拉吧,便宜!”

李三看准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,就说:“你给我拉到停车场吧!”

一路上,李老汉唠着:“这城里弄啥都要钱,你可得悠着点花呀!可别事事都做官老爷,这可不合咱们庄户人家的本分。”

“爹,您老说得是,可是老装‘憋一’,人家看不起您。”李三一边陪着笑,一边做着辩解。

李老汉在老家就不大爱看电视,一到晚上就喜欢找一些老头唠

嗑儿;在这里他也不例外,尽管是闭路电视,台多,人很清晰。

与家里的院子相比,这里的房子不算太大,李老汉很快就把每个角落都丈量了几千遍,开开门看看,所有的邻居都紧锁着大门;再开开看看,楼道里还是静得怕人。李老汉摇摇头,锁上门,装一袋烟,下楼去透气。

京城不比别的地方,果然富丽堂皇。不说那整洁的市容,单是那过往的车辆足以让人一饱眼福;可是车辆也实在多,看得老汉的头晕。立交桥下,李老汉不动声色地选择了“田园停车场”,他站在那儿,任习习风吹着额角凌乱的几根头发。

“大爷,这里不是人站的地方,看见牌子没有?这是停车场!请您到别处去!”一个穿着制服的小伙子走近李老汉,挺直了胸膛,不客气地说道。

李老汉眨巴了一下眼,瞪了一下小伙子:“年轻人,停车需要多少钱呀?”

“10元一个车位!”

“10元?噢!”李老汉觉得自己受了侮辱,悻悻而归。

晚上儿子回家了,李老汉将儿子叫到跟前:“三,给爹100元钱,就100元,爹有点事。”

“爹,啥事?”

儿媳妇听到后急忙让李三让李三让,不要再问,并且将之拉倒一边说:“昨天也忘了给您留点钱零花呢,给,这500元给爹吧。”

李老汉一看是500元,便递给儿子一张说:“太多了,我只要100元,多了我不要!”

史学八大家

陈永坤

左丘明:春秋鲁国人,著《左传》,编年体创始人。

司马迁:西汉人,著《史记》,首创纪传体,正史的开山祖。

班固:东汉人,著《汉书》,开创新断代史体例。

杜佑:唐朝人,所著《通典》,为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。

司马光:北宋人,所著《资治通鉴》,为编年史第一巨著。

袁枢:南宋人,著《通鉴记事本末》,创立了记事本末的体裁。

顾炎武:明清之际学者,著有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等。他以寻求救国民生,振兴民族方法为治史目的。

万万没顶嘴,曹远征却不服,他果然把责任推到了杰西卡的身上。易志坚说:“你少找借口!杰西卡,你也嫌?招进来的销售代表,哪个没给你面过?你不点头,杰西卡能逼你娶人吗?既然签了字,就表示你同意接受了。现在好了,你看看这个分析,我只好把你交给何查理处理了。”

话虽这样说,易志坚还是要维护自己的下属的。他找来拉拉,开口就摆出总监的架子为曹远征辩护。拉拉不同意他的袒护之词,两人各不相让,易志坚露出了蛮横劲,非让拉拉修改分析。

拉拉陪着笑脸说数不动了。易志坚指指点点说:“你可以在分析中加个备注,说明杰西卡提供给我们的应聘者来源不符合公司要求。”

拉拉说:“易总,这还真没法备注,就算注明问题都出在杰西卡身上,查理和大卫一样会问,那用人经理为什么要接受不要求的人呢?为什么不及早反映呢?”

易志坚翻了一下眼睛,忽然大声吆喝起助理,一拍桌子,厉声说:“去!你去告诉曹远征,以后不管要求的人,一概不要!要他充什么好人!HR的招聘速度不用他操心!他给我看好他自己的流失率!”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连载

梅金在心里暗暗佩服蒲刀,他的确是个天才,能够让完全不懂得物理的人知道他说了什么。

她收集了他几乎全部的学术和科普类文章。

像以往一样,中午时分,梅金没有外出午餐,只是叫她的助理给她买了一个鸡蛋火腿肠的三明治,这样就可以在办公室里为自己争取到一点儿时间。她承认自己不是什么天才,读蒲刀的文章常常读得头皮发紧,一个三明治吃完了,才读了十来行。只是每次准备放弃的时候,就会有一段让她的脑袋灵光一现的话出现,轻易地吸引着她继续读下去。

蒲刀说:“根据相对论原理,任何物理现象都可以在人们选择的任何坐标系中得到正确的描述,没有一个特定的唯一正确的坐标系。”

这些话本来对她是没有意义的,但是非常奇怪,梅金就会想到,当一件事情发生之后,她和蒲刀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对弈,对弈应该是取舍,而不是较量,不存在什么正义与否的问题,无非是正确描述的出发点不同,或者说立场不同更加直接明了。尽管同样是一个人要揭发,而另一个人要掩盖,但至少事情已经变得比较简单,而不再是一团乱麻了。

蒲刀还说:“霍金创造性地、全面地继承、捍卫和发展了爱因斯坦主义,但也有一些时空概念可能会吓到爱因斯坦:时间可以倒流,历史可以倒转,结果可以发生在原因前面;时间是二维的,既有实时间,也有虚时间,而且虚时间比实时间更实在。”

这简直是神的指引,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梅金决定把情爱日记寄给柳乔乔。

丁字裤和香水是她加上去的,这样的糖衣炮弹对女人一向是百发百中。假如柳乔乔对所谓的真相没了无兴趣,她就会用她的方式阻止蒲刀,这也可以理解为一剂果味的变化吧。

但是,柳乔乔好像什么都没有说,她只是直接选择了隐退,而且是那么彻底。这个结果有点儿超出梅金的预料。

下午三点整,梅金来到丽恩卡尔顿酒店的咖啡厅。

约她的人好像已经来了,因为那个人坐在一个靠窗的不起眼的位子,见到她时站了起来。她走过去看清楚那个人的长相,一个中年男人,普通得看多少眼都记不住的那种。但这个人的神情倒是沉稳稳定的,他对她礼貌地笑了笑。小圆桌上放着

何查理的接班人的时候,大家,连同何查理本人,都觉得何查理的总监中没合适的人选。何查理忍不住假埋怨怨:“唉!我的这些总监呀,敬业都没问题,就是战略思维还不够,要想接班,没个三四年,够呛!”

何查理话音刚落,麦大卫马上悲天悯人地说:“查理,这不行呀!这样对组织太不安全了!我看,我们恐怕得不到外部市场寻找一个高潜力人才做您的总监才成!”

何查理这才意识到麦大卫早在这儿等着他了,他后悔自己出言不慎,正想把话往回说,麦大卫对众人宣布说:“各位!巧了!我这次回美国总部开会,CEO提到了他去年来华访问的印象,关于查理的接班人选,CEO也这个意思。”

麦大卫志得意满,会后马上把黄国栋叫去面授机宜:“按照公司的标准,目前直管下面的几位总监都没有潜力接他的班,最好在中国大陆给查理物色一个接班人。”

黄国栋退下来一想,何查理对这事儿多半不太痛快。这样的高潜力人才本来就很难招,何查理再存心挑剔,麦大卫又不是个好伺候的,谁接这活都难办呀。

黄国栋决定把这难事儿往下推。推给谁好呢?李卫东和拉拉都跟麦大卫有手段,但是李卫东不好讲话,弄不好,活没推给他反被他质疑。这样,就只有推给拉拉了。

拉拉听说让她去跟查理谈,心里一惊:“老板,我这话级别招查理的接班人,不合适吧?我只是一个经理,怎么能去招高级总监呢?”

黄国栋满脸堆笑说:“哎呀,拉拉,你不要谦虚啦!你看,三个HR经理中数你对销售团队最了解,你不帮我谁帮我呢?”

“要不,我给您打下手?您有啥条件,我去和猎头沟通,面试的一切安排我都搞定。但这面试……还得您老人家亲自出马!”

黄国栋点头地说:“其实是麦大卫自己负责招聘这个职位,我们俩都是协助。但是拉拉你看,你呢,比我了解本土的情况,你就当帮我一把,和我一起做初步的甄选——这样,你只要挑理方便面试的日子约见应聘者,你先简单地像聊天一样和人家聊一聊,也不说是正式的面试,觉得哪个应聘者有机会,你就给查理面试。”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

拉拉压了压心火,说:“老易,杰西卡的问题我会马上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跟进,抓紧处理好,这里先向您和曹远征说声对不起。曹远征和方方的流失率确实太高,得赶紧找出问题所在,不然这样下去,不说查理和大卫要质问,大区经理自己也受不了。”易志坚木着脸,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表示同意。